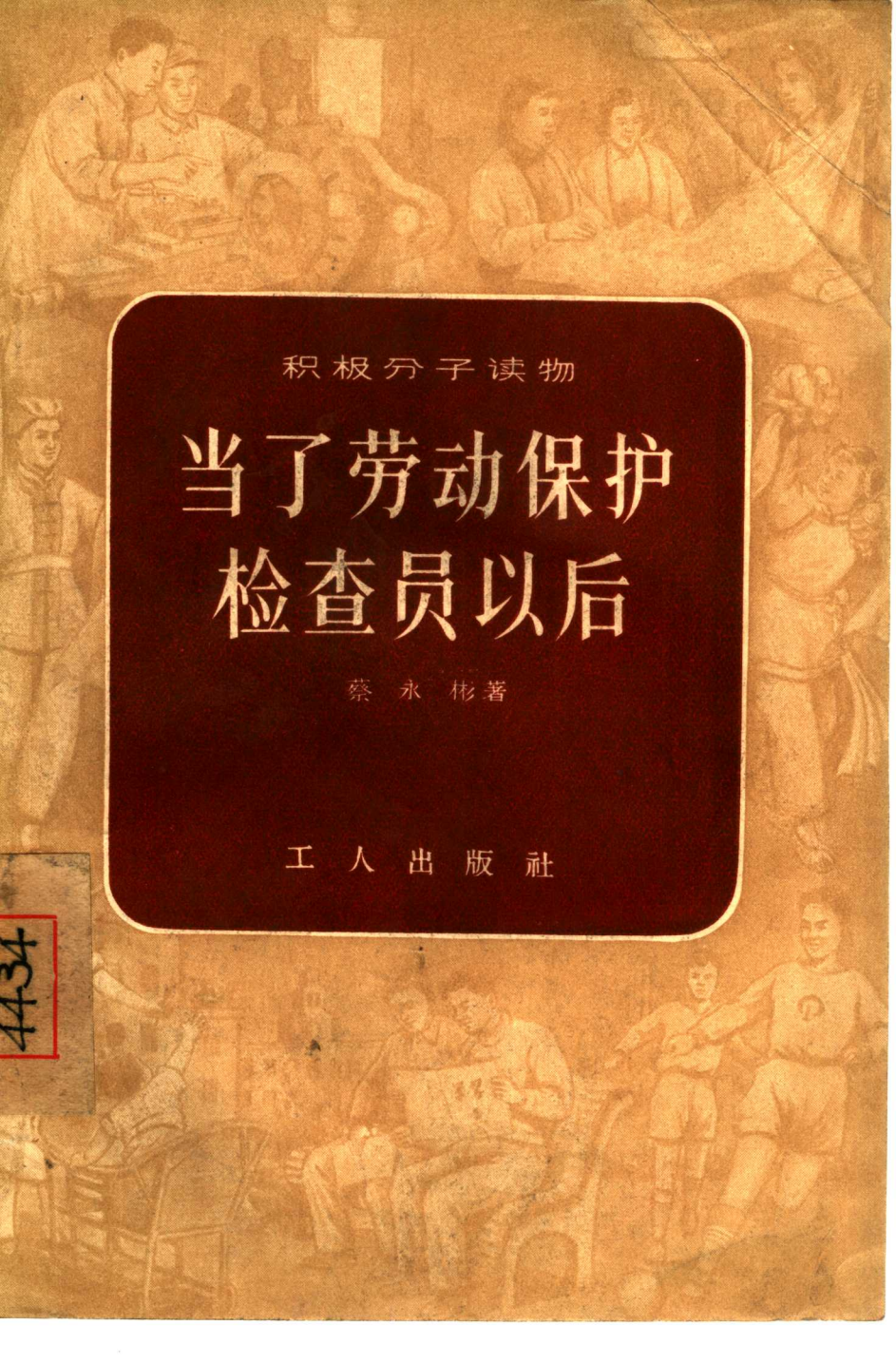




积极分子读物

当了劳动保护 检查员以后

蔡永彬著

工人出版社

4434

当了劳动保护 检查员以后

蔡 永 彬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当了劳动保护检查員以后

蔡永彬著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单布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7,000字 印张：1 6/16 印数：1—10,000

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T3007·25

定价：(6)0.13元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給大家講了一個生动的故事，它告訴我們，一个新当選的劳动保护檢查員，怎样由不会做工作到逐漸熟悉了業務，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由这个故事中，大家可以看出一个劳动保护檢查員應該做哪些工作，應該怎样做这些工作；也可以看出，只要坚持原則，依靠組織、依靠羣众，採用說服教育、和羣众商量的工作路綫，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目 錄

当了劳动保护檢查員.....	1
“老馬，你走錯路啦！”.....	2
行政組長明白過來了.....	7
老刘头成了積極分子.....	16
一双鞋.....	24
建議簿的來歷.....	26
新工人.....	31
全組都得了滿分.....	35
加班加点的問題解決了.....	38

当了劳动保护检查員

我們小組是一个架工小組。要說幹活，我們小組工人全是好样的。10个人中間，行政組長和老刘头是这一行的好把式，有一套經驗，剩下的除我馬洪昌以外，都是年青力壯的小伙子，經驗虽然差些，可是劲头十足，幹起活來像生龍活虎似的，誰也不願拉在后面。只有一样不好，就是幹活的时候不大注意安全，常常要出事故。

去年春天，工会車間委员会成立了劳动保护工作委员会，要求每个小組都选举一个劳动保护檢查員。大家看見我平常很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就选上了我。

老实說，劳动保护檢查員这个名称，那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究竟要幹一些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幹，我是不很清楚的。可是，我是一个共產黨員，大家又选了我，我就应当好好幹。究竟从哪里幹起呢？我从組里的問題想起。組里的問題是很多的。比如說：行政組長和老刘头总認為自己工齡長，有一套，“藝高人胆大，什么都不怕”，总不要遵守安全操作規程。小伙子們也是像“初生的小牛不怕虎”，把冒險幹活当成“胆大”，特別是張洪山，經常在高空作業時不帶安全帶……这都是事故發生的原因。想到这里，我自己好像和誰商量似的，自言自語地說：“大概应该

从这里幹起吧。”我的工作就从这开始了。

“老馬，你走錯路啦！”

有一天早晨，我們小組接到了任务：到煉焦爐上去修理推焦机杆。臨去的时候，我們帶了兩台載重量10噸的鏈式起重機。這機器是够重的，每台足有250公斤。到地点时，王福昌就去找槓子，准备由4个人抬上去。張洪山覺得自己有把力气，就逞能地說：“这个小玩意，还用抬，一个人还背不上去？”这时，行政組長不但不制止他这种冒險的行动，反而在一旁打气：“張洪山你別說大話，你要能背上去，我一定請你上館子！”張洪山是个好强的人，听着這話越發要背。組長和老刘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往他身上搬。我一看：这还得了，背500斤重的东西，这不是鬧着玩的。这要不管，等到多咎？我就赶紧喊一声：“不行！这可不能背！”張洪山一心听了行政組長的話，連理都沒有理我。我心里一急，就上前一面把他推开一面說：“張洪山，我跟你說話，你怎么沒有听見，要背就是違反規程！”起初，他还当作笑話來听，頑皮地对我說：“別扯啦！沒有金鋼鑽，就不敢攬这个瓷器活；我一定要背給他們瞧瞧……”我看他还在拿性命开玩笑，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声嚷道：“誰和你說着玩？你違反規程我就要管！”沒想到這句話把他說惱了，他睜大兩只眼睛使勁翻了我一下，滿不在乎地回答：“違反規程又怎么样？”我沒想到他能說出這句話來，心里一怔，還沒來得及說第二句話，老刘头就在旁边帶着假笑指桑罵槐地說：“你怎么敢說出这样的話來，人家現在不是劳动保

护检查員嗎？”这句酸溜溜的話，真把我气得說不出話來。行政組長看到我孤立地站在一旁，也得意地問：“張洪山，还背不背啦？”張洪山故意把臉朝着我說：“为什么不背呢？”他們看張洪山还是这样說，就把鏈式起重機抬起來放在他背上。張洪山向前剛走兩步，腿就直打顫，身子也發晃，組長他們几个人都在旁边譏笑他那个样子：“別扔啦！”我当时虽然憋了一肚子气，心里却还是担心他，就連忙向前赶兩步，到他后面保护着他。可是他只掙扎着走了兩步就站住了，我輕輕問了一句：“張洪山，怎么样？”他很吃力地回答：“不行啦……”。我想再讓他背下去一定要出事，就赶紧喊王福昌幫我把他背上的起重機接下來。張洪山好容易才喘了一口气，滿臉通紅，很不好意思地說：“沒想到这玩意这么重。”我馬上接過話頭來說：“要不重，还会不讓你背嗎？你瞧你原先那个样子，不讓你背就像害了你似的。”他一声不吱，感覺心里有愧。

幹完活，往回走的时候，張洪山小声地問我：“老馬，你說这件事算違反了規程嗎？”从他講這話的口气看來，他是开始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的。可是我当时完全沒有想到这点，反而給他頂了回去：

“你說，这个要是不算違反規程，什么样的才算？”

他当时並沒有發脾气，还是試探着問：“老馬，这件事你要向上級彙報嗎？”顯然，他是怕我向上級彙報的，因为过去他由於不遵守安全操作規程，受過几次批評。可是这时候我還沒有想到趁这机会來幫助他教育他，只是生硬地回答：“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彙報？”

我的話一說完，張洪山還沒說啥，老劉頭可上來幫腔了：

“彙報就彙報！張洪山不用怕，還能把你的腦袋拿去？”

這個怪話真叫人聽不下去。我當時還不知道老劉頭為什麼對我有这么大的氣。後來我才想起一件事來。原來在前天，我們曾經一塊到二車間去架過管子。工作地點有4米來高，他沒有帶安全帶就上去，我給他提意見，他說：“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高我常上，從來沒帶過什么安全帶。”可是我不聽他那一套，硬逼着他下來了。可能就是這件事使他對我不滿意，今天碰着機會就說起怪話來了。

想到這裡，我心里很不痛快，我想這個人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為了他好，他反而這樣來刺我。我幹這個工作，不老是找氣受嗎？

我心里一急，就和他們吵鬧起來了。我先沖老劉頭說：“彙報不彙報，不關你的事？誰違反了規程都得向上彙報，你前天違反規程的事也得彙報！”

話一說完，我真的跑到班長那裡去彙報去了。班長听了，二話不說，給老劉頭和張洪山各記了一個警告。

我沒料到這樣一來事情就難辦了。從那回起，在小組里，我差不多變成一個誰也不理的人了。有時候，大伙在一塊談得很熱鬧，我一過去，他們就一聲不響，有人用白眼珠看我，還故意大聲說：“喂！檢查員來啦，小心點，別叫他給你彙報啦……”“他得官迷啦，什么都想管。”

這些話，我聽起來像針扎一樣，使我回想起以前的事來。那時候，我和大家相處得多好呀，工作完了之後，一塊說說笑笑、

不分里外，互相关心，团结得比親弟兄还親。可是現在他們却把我推在外边，把我看成外人。工会小組長老夏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我的，可巧這兩天又病了，只有青年團員王福昌有时來安慰我一下。这些事我越想越难过，我想这都是幹这个檢查員幹坏了的。我自己問自己：“何苦呢，幹什么不好，为什么偏要幹这个得罪人的差事呢，算了吧！”这样一想，我就馬上跑去找車間劳动保护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楊文，向他表示坚决不幹这个檢查員工作。

楊文同志听我报告了情况，先安慰了我一下，接着就直接了当地对我說：“老馬，你走錯路啦！”乍一听，我还摸不着头腦，可是当他講下去的时候，我就逐漸明白了。他告訴我檢查員是羣众的代表，是羣众选举出來監督行政搞好安全衛生工作的，而不是选出來監督工人的。我却搞錯了，对行政組長違反規程的事情沒有很好地監督，倒先向張洪山和老刘头發脾气，难怪大家說我“当官”了。

可是，当时我还有个疙瘩沒解开：假使羣众不遵守操作規程，像張洪山他們那样，那怎么办呢？楊文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他接着說：“工人要是違反了規程，我們有沒有責任去說服他呢？不僅是我們檢查員有責任，任何人都有責任。因为，当我们一个階級弟兄的性命已經受到威脅时，我們是不能袖手旁觀的。但問題是怎样去对他負責。正确的办法，应当是說服教育。我們要把違反操作規程的害处耐心地講給他听，讓他自己明白那样做是不对的。只是下命令制止人家，效果不一定是好的。因为，你是一个劳动保护檢查員，不是行政班、組長，沒有权利停

止人家的工作。如果当时情况緊急，必須馬上制止，那就可以建議組長去制止。”

把这些話和我原來做的事一比較，我自己完全明白我自己是走錯了一步。我正想表示自己的意見，楊文同志就問我：“老馬，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我點點頭，老老實實地回答說：“對！”

“這事，並不怨你們檢查員，你們都是很熱心地做自己的工作的。這只怪我們委員會預先沒有組織你們大家學習學習。如果你們經過學習，工作起來困難就會少些的。”他好像在做自我檢討似的。接着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張通知單，對我說：“你來得正好，你要不來，我還要找你去。咱們總廠後天就要開辦勞動保護檢查員訓練班。我們車間這一期可以去6名，其中有你。你看，這就是給你的通知。”說到这里，他停了一會，又接着說：“學習回來後，你就知道怎麼幹啦。你現在千萬不要灰心，等學習以後，你就不會感到苦惱了。”

楊文同志的話，打消了我不願做勞動保護檢查員的念頭。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好吧，學習是個好事，學習回來後再談吧。”

學習結業後，我的心里亮堂多了。我想起從前的事，就覺得自己真幼稚：老劉頭和張洪山不要遵守操作規程，明明是受行政組長的影响。我為什麼不先去動員組長以身作則，而先去派張洪山和老劉頭的不是呢？就是要制止他們，也應該用同志的態度去說服，為什麼要發脾氣呢？自己做錯了，自然就難怪他們不滿意了。想到這裡，我決定要去找張洪山他們談談自己心里的

話。

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到23號宿舍去找張洪山。一見面，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是來向他道歉的。接着我把我現在的認識一五一十地和他談了，我說：“那天我的態度很不好，對不起你，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張洪山脾氣雖然也很急躁，但他是一個性子直爽的人，看對我這樣一說，他不知說什麼才能表示他的心意了。後來，他說：“老馬，我真不撒謊。我們那次吵架也怪我自己不是……過後，我心里也是怎麼合計都不對勁。你說你為了什麼，還不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從他這一段話里，我知道他的心情也是激動的，他對我並沒有成見。我就把話題引到別的問題上。

他告訴我：“你走後的第二天，組長就叫小孫上立杆子上去卸滑子，結果把小孫的手掙壞了。”

我吃驚地插了一句：“哎呀！怎麼能上立杆子呢？小孫的手掙得怎樣啦？”

他說：“還不要緊，這兩天已經好啦。手壞的時候，也沒有人提意見，我也不敢提。”最後他告訴我工會小組長已經上班兩天了。我們兩人一直談到熄燈的時候才散。躺在床上，我還把組內的事情想了好久，我想：一定要先想個什麼辦法把組長的思想扭轉過來，還有老劉頭……這一步要是走不好，什麼事也不好辦。

行政組長明白過來了

星期一，我剛一上班，就趕上去一車間修理洗滌鍋。我們廠

子里有这样一个制度：進行高空、動火和別的危險作業的時候，一定要先請安全技術科檢查准許，領到“許可証”之後才能工作，必要時還得經過廠長批准，才能動手幹活。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高空作業，但是組長並沒有把安全“許可証”上的注意事項向大家交代，就準備上工。這引起了我的懷疑。我想：他該不會又來個違反規程作業吧？因此，大家剛要動身去工作地點時，我就提出：“錢師傅，咱們今天幹這個活，有許可証嗎？”

“有。”他回答得很干脆。

我接着說：“是不是拿出來把注意事項給大家念一念。”

“有就算了！還念什麼和尚經，老是那一套。”

這樣一說，我就更懷疑了：要是真有，為什麼怕人家看呢？我就堅持要看。他沒有辦法，就從口袋裡拿出一張許可証來，裝模作樣正要念，可是張洪山一眼就看出毛病來了，他驚奇地說：“這哪是？這不是我們前天在三車間用的那一張嗎？”我一看，果然不錯，這張許可証是張舊紙頭，顯然是過去用的。

行政組長的臉紅起來了，他再也找不出辯護的理由。可是他不肯認錯，反而硬着嘴說：“沒有証，我們今天也要把這個活幹完。”

我一聽這話，就說：“這簡直是明知故犯，不行，不行！”可是他聽我的，口口聲聲說“非幹不可”。這時，工會小組長老夏在旁邊搭話說：“沒有許可証，咱們說什麼也不能幹。安全技術科沒有檢查，咱們幹出事來誰負責？”

“我負責！”他還是好強地回答。說話時嘴唇直顫抖，顯然氣很大。

正在爭執的時候，正好安全員走了過來。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他馬上要組長停止工作。

組長覺得我好像同他“作對”，氣更大啦。當天我們又換了另一件工作——到三車間綁酸攪拌機架子。剛到工作地點，他沒有好氣地對我說：“你上去從那頭綁！”說時手一指，連看都不看我。

我心里想：“你的心胸可真太窄了。好吧，工作歸工作，幹完活咱們再交換意見吧。”

綁這個繩扣真別扭。它只能用一只手綁，另外一只手要抱住杆子，不然就會掉下來，因此，花了不少工夫還沒有綁好兩個。他抓著這一點，在下面批評開了：“怎麼到現在兩個還沒有綁完？可惜，285分白叫你掙啦！”說完就上去拉我下來，意思是，他要綁個樣子給我看看。

我聽著這話，心里很不痛快，真想發火和他吵一架。後來一想，我不能和羣眾這樣；再說，上次已經有過教訓，於是壓著氣連忙下來。可是他却還噉里古魯地說个不停。

我心里有些不耐煩，就問他：“錢師傅，你那是說誰呀？”

“說別人，怎能對得起你！”他的話越來越不好聽了。

工會小組長和張洪山聽見他講的不像話，去勸了他幾句，他才好歹沒往下說了。

回來之後，我就找老夏談這件事情。我說我受一點氣倒無所謂，工作搞不起來可怎麼辦？老夏不光是工會小組長，也是我們的黨小組長，他處理問題很有辦法。他聽了我的話，懇切地說：“不要性急，只要依靠羣眾，問題就可以解決的。現在正是好

机会。今天下班后咱們兩人把意見准备一下，明天开个工会小組会，把这几天發生的問題向大家彙報一下，讓大家討論討論，听听大家的意見，再想解决的办法，你看怎么样？”我說：“对！就这样办吧！”

沒想到，在开会之前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天臨下班时，我看見通訊員給行政組長送來一个条子，說是車間主任今天晚上找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早晨剛一上班，我們都在換衣服，行政組長气呼呼走進來，換工作服时故意把箱子門摔得直响。我偷着望了他一眼，哎呀！眼睛瞪得那么大。我想：他准是昨天晚上受了批評，今天才拿箱子出气。不一会，班長又把他找去了。等班長回來时，我們才知道，因为組長違反安全作業規程，行政上要把他送到安全技术科去學習兩天。班長叫我們还是接着昨天活幹，行政組長的事讓工会小組長暫時代理。

晚上，小組会开始了，我第一个講了話。我說：“……咱們組長，对生產任务多咎都是关心的，这一点我不說大家也知道。我們从來也沒有一次欠下任务，有时候，他怕完不成任务，还帶头加油幹。可是，他对同志們的安全就不是这样啦，平常不光是不教育大家注意安全，还帶头冒險，鼓励大家‘胆大’。事故一出來，就往咱們身上一推，說咱們是違反操作規程，把自己洗的挺干淨……这类事太多了，讓張洪山背起重机，讓小孙上立杆子，都是他幹的事……小孙的手被掙坏了，他自己不檢討，反而說是小孙自己違反操作規程……”

說到这里，小孙气呼呼地插進一句：“他（指行政組長）老說

人家違反操作規程，不看看自己，誰不知道，人家都管他叫：‘事故關鍵人’。”

“要沒有這個外號，安全技術科就不請他去學習了。”李明接着說。

這時，掌握會場的工會小組長攔住了他們兩人的話：“還是讓老馬先講下去，大家的意見等會再提。”

我又接着說：“說實在的，跟他一塊幹活，心老是像在半空中懸着的。他的技術比我們強得多，怎樣幹才安全，怎樣幹會出危險，他全知道，可就是不讓大家注意。大家說，他這是什麼思想？依我說，這就是一種不顧大家死活的資產階級思想……我們大家要幫助他糾正這種思想。”這時候，會上有人小聲議論開了：

“老馬講得對，確實是這樣。”

“等他學習回來，看他怎樣，不好就鬥爭他！”

“鬥爭，可不行。應當和他講道理，要他改就行了。”

小孫發言才打斷了大伙的話，他說：“我完全同意老馬剛才講的那些話。上次他叫我上立杆頂上卸滑子，我從心眼往外不願意上去，可是他下了命令，沒有辦法。等我快要下來時，兩手都麻了，我只有抱着杆子往下面溜。下來一看，手都掙破皮了。他還批評我是膿包，白吃飽……”他講到這裡，聲音很沉痛，好像受了很大委屈。

從大家的發言里聽到都是一樣的意見，都認為行政組長的做法不對。工會小組長根據大家的意見，作結論似的說：“以後咱們大伙要對他這種行動進行監督。如果再這樣，我們要提出嚴厲的批評，並且要求上級制止。”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同意工會

小組長的意見，唯独老刘头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这时，我已經感觉到：要糾正老刘头的錯誤思想也是很困难的。

过了兩天，組長从安全技术科回来了。我看見他悶着个头，还像和我生气似的，心里不由得又暗暗怀疑：“他这回是不是会真的轉变过来呢？”第二天，在臨去第六車間工作的路上，我和气地問他：“錢师傅，咱們今天幹这个活可不簡單呀，煤气管道很多，听說上边的架子都年久失修，咱們預先可要做好准备。”

“哼！哪个工作都不是簡單的。”他帶答不理的。我看他这样，再也沒有往下說。

到了現場，他略略講了一下安全問題就开始布置：“張洪山和小孙，你們兩人先上去把滑子拴上……”張洪山看了我一眼，就向他提出：“你光講注意安全……安全……可是，怎样才能保証安全還沒講清楚。”

“你說，还要講什么？”他不耐煩地反問。

小孙接着說：“管道你還沒有講，你不交代清楚，我真不敢动手。”

工会小組長也插一句：“今天这个活是得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这些大小管道挺复雜，可和旁的活兒不同。”

“再詳細講一講吧，錢师傅。”大家都这样要求。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才較詳細地講了一遍。

根据这些事，我知道行政組長虽然經過兩天學習，思想还是沒有真正搞通的，特別是和我还結了一个很大的疙瘩。我拿定主意先找他談談，如果談不通的話，再想別的办法。

剛吃过午飯，我就湊到他跟前，“吃好啦，錢师傅？”他答应一

声以后，我就扯上正題了：“錢師傅，这几天您是不是生我的气啦！前几天我和您吵鬧真不應該，怨我度态不好，您可別放在心上。”

他低着头，一面划火柴点烟，一面像在想什么似的。我想他大概是在猜我剛才所說的話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点完烟后，他才說了一句：“为什么要放在心上，都是为了工作。”

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說：“当初，咱們兩人爭吵起來时，誰要少說兩句，什么事都沒有啦，‘水不來，潮不漲，一个巴掌拍不响’，也不能全怪你。”他的話很誠懇。我真高兴，組長到底明白過來了。

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和工会小組長老夏商量，決定再開一次小組会，談談安全生產的問題，我們估計这回行政組長一定会帶头作自我批評了。

这次工会小組会開得真好，同志們在会上表現了親密團結、互相幫助的精神。車間劳动保护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文同志也參加了我們这次小組会，他同意大伙对組長提出善意的批評，也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見。

楊文同志說：“……你們小組过去为什么老出事故，几次受到車間領導上的批評、安全技術科的处分呢？我記得有一次老錢在車間办公室給車間主任的回答是：‘生產太忙，我一个人照顧不过來，顧了东头，西头就出事故了。’我們來看看現在，小組里有了劳动保护檢查員，不是已經幫助組長發現了很多問題嗎？放下远的不談，就拿昨天那个未遂事故來說，要不是幸虧老馬發現了，得使多少人受伤呀！老馬做的这些关心人命的大事情，可惜老錢过去看錯成‘管’他。老錢，你想想，如果老馬这不算帮助，怎